



## 不如去看演唱会

◎周睿

在饭桌上接到别人打来的视频电话,是一件挺恐怖的事。一大桌的人,正吃得满面油光,聊得欢天喜地的,手机震动,朋友A君发来视频请求。A君跟我的另两位男同学一起,看起来应该是久别重逢。三个人坐了一张大圆桌,一齐凑到镜头前晃着脑袋跟我问好。我就知道A君又喝多了。

我还能料到喝多了的A君会说些什么。他对着镜头里的我恳求,给我看看你旁边,她在不在。

她当然不会在。三个喝多了的老男人肩搭着肩,不懂谁起了个头,竟然唱起歌来,刘若英的《后来》。歌词七零八落得让人恨不得冲进镜头里朝他们扇一巴掌。

这倒让人想起了那个很久没听到的名字,刘若英。最近再听说,是知道她又要开演唱会了。上海有场,依旧还在梅奔,距离上次去看已经过去了6年。我把兜里不多的预算盘了又盘,还没想好到底是再去看她,还是去看陈奕迅。

一男一女,我都割舍不下。但如果强行做选择的话,我会选刘若英吧。没办法,实在很想再重温一下万人大合唱《后来》。6年前在梅奔那场,最后一曲完毕,灯光渐暗,刘若英也已开始鞠躬致意,但全场起立,一起喊:“后来!后来!”

别的演唱会最后喊“Encore! Encore!”但在奶茶这里,是一万八千人心照不宣地呼喊“后来”。

在那一刻,它哪里只是一首歌,它是所有人情绪海洋的高峰点,没有它的出现,之前的三小时收不住尾。奶茶返场,回到麦前。前奏响起,眼眶一下就热了。眼底有薄泪的一定不只是我,我的身边,站着我的两个小伙伴。但我不去看她们的脸,就像她们也不会看我一样。人与人之间的体贴与情谊,有时在关切里,有时在不问里。

想起一位偶尔会碰见的邻居。我们常在差不多的时间下班回到车库,然后像是为了印证那句“中年人的解压方式就是回家前在车里坐一会”一般,我们都会在各自车里待一阵。我会刷刷微博,看看八卦,而跟我隔了一个车位的家伙,则是专注打电话,好像他的爱好就是讲电话一样。偶尔我的恶趣味上来,也会悄悄降下一点车窗,希望能听到几句跟我的恶趣味相匹配的内容,但可惜其实并没有。此人好像就只是跟电话那头聊聊家常或是工作,但他那种装不出来的闲散和快乐有时甚至都能感染到我,连带着他这位比邻者也变得快乐起来,于是便更安心地坐在车里把小视频刷完,再心满意足回家去。有时我们会在等电梯时碰到,他也会好心地帮我捧过快递,但我们都恪守仅微笑致意的准则,不交流,不询问,谁说这其中就没有人生的快乐呢。

回到我的朋友A君。这几年

跟我说起“她”的频率明显比年轻时少了很多。年岁渐长,工作升迁,有太多由不得自己情绪放纵的时刻。早几年A君打来电话时,我还时常不留情面地斥责他活该。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话里说,蓉蓉,你不要骂我了,我已经很难过了。

我好像直到那一刻才觉出自己这么多年对老朋友的刻薄。我们为什么需要老朋友啊,因为我们人生中有些底片是留在老朋友那儿的,没法冲洗,就在暗房里存着。老朋友要是嫌恶你了,你人生中那段模样就少有人再记得了。一个人走再远的路,有些时刻仍不免想要回头看看当年的那个自己,以此证明那段跌跌撞撞的青春是独特的,是遗憾的,但也是珍贵的。

那些忍不住想回望的时刻,就跟忍不住想在车里再坐一会儿,忍不住在演唱会上热泪盈眶的时刻一样,大抵是无用且软弱的,可它们却是我们身上蔓延出的枝杈,剜掉了它们,心里就永远有一块地方残缺了。我想,我终于能理解那位熟悉的陌生人为什么如此热爱在空旷又安静的车库打很久的电话,也理解了我的朋友A君为什么时隔多年以后还想问问她。因为我也曾在后来的歌声中,深深怀念过二十岁的自己。

明天,也许明天,我就会打个电话给我的朋友A君,对他说,嘿,我们一起去刘若英吧!

## 掌声

◎费慕雪

掌声对有的人来说是鼓励,对有的人来说是快乐,对有的人来说是感谢。每当响起掌声,我脑海里便会浮现这两幅画面。

残月之下,街道上几盏昏灯亮着。寂静中悲伤的歌声传出。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坐在路灯投下的光晕中。他眉头紧锁,满脸愁容,手上拿着话筒,口中唱着煽情的歌。地上摆着一只生锈的碗,他身旁立着一个纸牌,牌上写满了“诉苦”的字。我的心弦被他的落魄与悲伤的歌声拨动,泛起同情。我放下零钱。“叮”,硬币落入碗中时,那人抬起头,脸上愁云顿散,一

改哭腔:“好人一生平安!”说完,他还作了一个大揖。我一愣。

在另一个夜晚,皎洁的月光与城市灯火辉映,蟋蟀在草丛中高歌。突然间,一阵悠扬婉转的提琴声加入。提琴声在抒情与高亢中变换,在慢板与急促中前进。它如夜仙子的水袖,挥起、舞动、舒展,挥成美丽的弧线,又落下。

眼前的广场上站着一位青年。青年身着衬衫,手拉提琴,双眼微闭,身体随旋律轻轻摆动。地上,一只褐色的琴盒安静地躺在青年脚边。不时有人往琴盒中放入钱币。旋律停止,青年面带笑容向

人群深深鞠躬,我情不自禁地鼓掌,身边也响起了清脆的掌声。

同样沐着月光,同样伴随着音乐,同样收获了钱,可唯一不同的便是掌声。是的,掌声!心灵碰撞的声音便是掌声。昏灯下,有人自揭伤疤,唱着煽情的歌,用尊严换得施舍与同情;广场上,青年用优美的提琴声带给我们美的享受,我们则用掌声回应尊重与赞美。

车水马龙,行人不绝,皆为背景。我心中总浮现出这样两幅画:一幅由寂静与昏黄的灯光勾勒,一幅回荡着悠扬提琴声与真诚掌声的交响。

(作者系南师大附中高二学生。)

## 出错之后

◎杨博



鑫宇发来两条视频,记录了我连续两次“书写错误”的过程。

那天,我与朋友志丹一起到如东洋口港实验小学参加传统文化(书法)进校园活动。

两场讲座之后,校方希望我俩每人书写一件《端长》送给学校。据校长介绍,“端长”二字是他们校园文化的核心。端就是端端正正地做人,长就是师生同生共长,其要义就是立德树人。

志丹性格沉稳,书写了一张三尺对开横幅,但见“端”字厚重端庄,“长”字微取侧势,苍劲多姿。我决定书写一张四尺整张,横幅,省得裁纸,幅面大,可以少受拘束,这也是我的一贯作风。

那天我未带大号斗笔,就向志丹借了一支。铺纸散怀,稍凝神,预想字之大小正侧,蘸得墨饱,奋力下笔,往右掣笔,“啪啦”一声,纸已破裂。凭经验,知道今天遇上了机制劣纸。

换笔重来,一挥而就。其间觉笔稍嫌小,乃取长锋一支,与斗笔合而为一再书。此时书兴已起,任情恣性,随意所适,刷刷有声。审视方才连书的两件“端表”,第一纸泼墨过甚,致“表”字上部点画涨墨嫌过,第二纸尚好。待要落款时,觉周围无人作声,猛然发现自己所书二纸内容均错,校方嘱书的是“端长”,而我误成了“端表”。在此刻之前,我的脑子里一直存的是“端正方直,为人师表”八字。

为什么会这样?事后细想,应该是我家与南通高师老校区比邻,平时见惯了高师墙上集自古今各种碑帖的许多“师”字。

那天步入洋口港实验小学教学大楼时,见墙上有集自各种碑帖的“端”字。“端”“长”二字组合于我较为陌生,而“师”与“表”二字组合对于读过师范当过教师的我来说是深入骨髓的。几经混合,于是在我的脑海中生成了“端表”二字,端直为人,为表率。有此大“错”,只能从头再来。

一时间心里微微有些发慌,同时又告诉自己事已至此,不能苟且,反正自己本事就这么大,没有什么好丢脸的。感谢当时的旁观者都有足够的耐心。于是振作精神,又连书三四纸,均不如意,一番折腾之后,心境反倒复归平静,终于写出了一件自以为可以交差的作品。

志丹见我终于交了差,也为我长舒了一口气。他回到自己刚才书写的桌子前,重新拿起笔来,说:“看老杨那么认真,我也想再创作一次。”几分钟后,一张更加精彩的作品诞生了。

我把两条视频反复看了几遍,听到了悦耳无比的笔毫与宣纸的摩擦声。

书法史上最有名的三部行书作品,王羲之的《兰亭序》书写的是书家对人生意义的严肃思考;颜真卿的《祭侄稿》是书家怀着对国家命运的担忧,用心和泪来书写的;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写出了书家处于苍凉、孤独的人生困境时依旧奔放豪迈的情怀。

忽然悟到:应该把每一次创作都当作是一次生命的经历。面对失败,是放弃还是继续前行?诚实、认真、不屈、不苟且,如此,即使平庸,也不会沦落为肤浅。